

晚清

最后十八年

①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黄治军 著

全新修订版重磅上市！

为何晚清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尺度变革，
依然中兴梦碎，走向灭亡？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晚清 最后十八年

①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黄治军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晚清最后十八年. 1 / 黄治军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075-4966-9

I. ①晚… II. ①黄…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后期 IV. ①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1219号

晚清最后十八年 1

WANQING ZUIHOU SHIBA NIAN 1

作 者: 黄治军

责任编辑: 王思惠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s.com.cn>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67

编辑部 010-583362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04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966-9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黄治军，男，汉族，1981年生于湖南，现居北京。传媒行业从业16年，26岁即成为央级媒体主编。个人出版多部作品，《晚清最后十八年》和《晚清变革密码》为其力作。

酷爱历史，自小熟读兵法、经史子集，曾通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后专注于晚清史。为了寻根探源地解答内心对于清亡的疑问，自2011年开始逐一翻阅清史原始资料并实地考证，专注撰写晚清史。《晚清最后十八年》首次出版即受到业内专家、政府官员、企业家等众多历史爱好者的一致好评。

新浪微博：@作家黄治军

微信公众号：黄家理炮

自序

写作《晚清最后十八年》开始于2011年，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要写它？一切都好像是注定。很多细节都记不太清了，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当时看到的一则新闻——《湖北武汉投资两百多亿筹备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当时就有一个念头：这是纪念辛亥革命最好的方式吗？

动笔之后，一开始把它放在了天涯论坛上，与网友们互相讨论和交流。一年多以后，它被评为天涯社区“2013年年度十大作品”，于是准备出版，和读客图书公司谈合作。我很佩服出版方在全书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就和我签了出版协议，也很感谢他们后来为这套书的出版所做的工作。

那时我已在《旅伴》杂志社工作了九年，26岁开始从记者、首席记者做到了执行主编，写作需要占用我全部的业余时间，包括每一个晚上和周末。有一天我接到了女友的短信，她说：“在我的观念里，写作是可控的，恋爱才是不可控的，但你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可控，只有写作对你来说才是不可控的，我们分手吧。”

当时她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工作繁杂忙碌，在她特别需要关心和倾诉的时候，我总是不在她身边。

原本以为我的写作生活就这么继续下去，但2013年夏天我接到一个电话。那天舅舅从长沙打电话过来，说我老兄可能得了一种怪病。他瞒着父母偷偷跑到湘雅医院来住院，几天后就要进手术室了。

老兄在深圳开了一家塑胶模具工厂，固定资产做到了几千万，但仍然是一个夫妻店，他负责业务，嫂子负责财务，小孩还在上学。在生病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陪伴他，因为工厂还需要运转，每天还有事情需要

处理，工人还需要发工资。

我从杂志社请好假，跑到长沙去陪伴老兄。八个小时的手术过后，大夫告诉我：情况很不乐观。在他们开会诊会议的时候，我在旁边听到了“六个月”这样可怕的词语。

安顿好老兄后，我一个人跑到医院的楼顶上，号啕大哭了半个小时。我觉得人生很荒诞，几天前我还只想着如何做好杂志选题，现在只能一个人躲在楼顶哭泣。然后我也做了一个决定。当我回北京办好辞职手续再回到湘雅医院病房时，我发现老兄直勾勾地盯着我手中巨大的行李箱。我告诉他：“我们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我不甘心，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的病治好。”

我每天睡在病房里，照顾老兄输液，买饭喂饭，端屎端尿，洗衣服，去旁边的民居给他做好吃的，陪他聊天解闷，搀扶他走路，去楼下晒太阳，有空的时候就查找国内外一切可能的医药信息。有一天，同病房里另一个陪床的壮汉突然塞给我一袋熟食，说这是他特意回家亲手做的。他说：“小伙子，我觉得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你对你父亲真是太有耐心了。”

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父亲，是我老兄。他听后怔住了，拍着我的肩膀说：“相信我，兄弟，你们是会创造奇迹的！”

那一刻我跑到楼道里哭了。

我知道老兄其实是最不容易的。自小我和老兄“画风各异”，我沉浸在书本世界里，他却更爱玩闹。他用学费买衣服、和人谈恋爱、打架、下馆子，花钱大手大脚，后来读到高中死活不读书了，一会儿要学武术，一会儿又跑去做音箱生意，大半年的时间把家里的积蓄亏得精光，不得不南下广东，从工厂的一名保安做起，最后自己开设工厂。我是职场人士，有了事还可以辞职一走了之，他却不能“辞职”，哪怕是进了医院，两部手机还是响个不停，还要处理很多事情。我只能用心去照顾他。

病房里经常有需要你在一分钟之内做决断的时候。大夫会告诉你，接下来如果用这种药，医保可以报销，但还有另一种从外面购买的进口

药，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5万元一小瓶，一次输液用两小瓶，需要10万元。我问疗效如何，大夫说理论上会更好，但这种病原本就是没有保证的，所以疗效也不能保证。那时候我经常盼望着时间可以慢一点，这样每花掉一个10万的时候，都可以慢一点。

有一天，老兄突然对我说，一会儿他有个生意上的朋友要过来看他，他不会有事，叫我别担心。这个人进了病房后，和老兄聊了一会儿，老兄突然表现得十分痛苦，不断地喘着气。那个人见状，十分难为情，欲言又止了好一阵，最后留下一句“你好好养病”就走了。我想起老兄的话，突然明白了：这个人不是来看望老兄的，是来要钱的。老兄的工厂因为一时周转不过来，拖欠了他的货款，他见到老兄病重，这才没好意思开口。

我跟老兄商量，先把工厂里的原料低价卖出去一批，付完他的货款，等资金周转过来后，再把原料高价买回来。这个人也是中小企业主，他的资金周转也很困难，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不会跑到病房里来催款的。

治疗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大夫过来告诉我们，再过几个疗程，头发可能要全部掉光了。晚上，老兄对我说：“你扶我下楼去吧。”原来，他要去找家理发店，剃个光头，然后我陪他去买了顶帽子戴在头上——是的，即使病重，人生也要主动。

病房里经常会有告别的时候，可能上午刚认识的病人，下午就见不到他了。陪床的人告诉我，病人在病重的时候，会很没有主见，也会很敏感，陪床人任何一个细微的言行都会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老兄在治疗期间，只能吃特别清淡的饭菜，几乎不放盐，也不能放任何调味料。我每天和老兄吃同样的饭菜，跟他一起吃饭，他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是的，我就是要用这种看似可笑的方式来告诉老兄，我会一直陪伴他，给他信心。

几个月过去了，冬天来了。有天傍晚，陪他在楼下散完步后，我对老兄说：“你先上去吧，我等一下再回去，我再去吃点儿东西。”

刚刚路过一家麻辣烫摊点，香飘四溢，实在是太诱人。我再也控制

不住了，跑回摊前一顿猛吃，直到再也吃不下为止。我把老板的一瓶辣椒酱吃得精光。

我以为老兄早已经回病房了，但当我走回去的时候，突然发现楼下的花坛边上坐着一个人。天空中飘着小雪，他的背影很孤独，那是老兄。他没有上楼，他坐在那里等我回来。

回到病房后，我心里很难受，躲进卫生间里无声流泪。我责怪自己明明知道最想改善口味的是老兄，他肯定比我更想去吃，可是我为什么没能忍住？

几个月以来，似乎已经流尽了自长大成人以来所有的泪水，很多时候，我一度认为我们兄弟俩的人生会过不下去。但那一刻，我觉得人生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我要把这种力量告诉我的读者。

在我从北京拖过来的行李箱中，除了衣服，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每天深夜，当病房熄灯、老兄睡去之后，我把病房里的椅子搬到走廊上，借着光亮打字。值班护士过来管过几次，后来也不管了。医院里没有网络，遇到对史料有疑问的地方，我只能先记录下来，等到一个集中的时间去附近的网吧上网。我必须拿手机定好闹钟，因为我怕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病房里还在输液的老兄。

我用这种方式完成了《晚清最后十八年》第二部。

六个月过去了，十个月过去了，在所有亲人和朋友的努力之下，老兄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他可以出院了。后来老兄跟我说，我原本以为我们只是兄弟，现在看来你还是上天派来救我的。

我们抱头痛哭。

是的，书本里的世界很广阔，但如果我们不能从小事做起，不能善待身边人，学习历史又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去经历真正的磨难，又怎会有真正正确的价值观？当我们积极面对困难的时候，心里面一定会有个声音告诉你：困难是暂时的，你是在做正确的事。

无论世界多么荒凉，心中的光明总靠自己点亮。

老兄回到了深圳，我回到了北京，写作还在继续。我发现我有了一

个不好的习惯：只要发现银行卡上的钱还够付半年的房贷，就总想着辞去工作，专心完成剩下的作品，因为我其实一直是一个一心不能二用的人。父母反而担心我了，他们从深圳跑过来，监督我好好上班，也监督我找女朋友。

辞职之后，我每天拿着包从家里出去，有时候是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有时候是在公园里，继续写作。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不经常过火车的铁路，那里永远停着一辆货车。大部分的时候，我坐在铁轨旁打字。对面是一棵树，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有叶子从树枝上掉下来了，原来时间已经过去快三个月了。

我在这里完成了日俄战争中“对马海战”的写作。

父母告诉我，他们要回去了。我很愧疚，让他们监督的事情都落空了，父母其实早就发现了我的秘密。后来他们跟我说：“孩子，你每天拿着包出去，但有一天你是穿着拖鞋出去的，我们又怎么能再给你压力呢。”

五年了，写作已经成了一种生理需要。将你的人生，像毛巾浸在水里一样浸在孤独里，拧干了，便是人生的辽阔。2017年，我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她是一位北京妞儿，满族人，正黄旗格格，缘分就是如此的微妙，那时候我常说：“‘晚清’没有火，却让我遇到了一位格格，这也是老天对我的奖赏吧！”

其实，我们在听从内心声音的路上走了多久，幸福的到来就会走多久吧。

五年了，还去过很多地方。每当史料不能给我答案的时候，我总要到历史人物曾经涉足的现场去转一转，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可爱的家乡。为什么我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因为我们的眼里总是饱含泪水。

有一个地方是留到最后才去的：浙江海宁。

1916年，绕地球已经数周的孙文回到了国内，他应朋友之邀，来到海宁观看钱塘江大潮。

钱塘江汹涌的大潮，当它涌来时，如万马奔腾，巨浪滔天，惊涛拍岸，地动山摇，卷走了它面前的一切！

这样的场景，令看惯大风大浪的孙文也无比动容。

观潮过后，他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他应该写点什么。孙文似乎看到了一种人世间最本质的东西，而这也是我们最终要讲述的历史规律。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目 录

第一章	袁世凯的朝鲜发迹史	1
第二章	袁世凯与李鸿章的第一次会面	11
第三章	明治维新，日本崛起	24
第四章	清日两国战前军力对比	44
第五章	牙山湾海战，清军强舰不战而逃	61
第六章	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72
第七章	海战爆发：世界第六大舰队屡犯低级错误	79
第八章	独升帅旗，邓世昌以孤舰对抗日本海军	110
第九章	强大的北洋舰队何以一败涂地？	123
第十章	安东沦陷，日军史上首次跨过鸭绿江	138
第十一章	摩天岭阻击战，清军唯一一次胜仗	156
第十二章	旅顺失守，大清最强防御体系被轻松突破	164
第十三章	全军覆没：北洋舰队最后一丝希望被党争掐灭	183
第十四章	战败的根源：为什么大清不能打一场持久战？	203
第十五章	《马关条约》：赔得远比纸面上多	218

第十六章	最强抵抗！台湾孤岛抗日	228
第十七章	日本间谍的结论：大清全民腐败！	236
第十八章	从贵人到太后：26岁慈禧掌控大清	252
第十九章	戊戌变法：光绪和慈禧的权力博弈	290
第二十章	自救变法在百日内无疾而终	344
本部主要参考文献		380

第一章 袁世凯的朝鲜发迹史

袁世凯入朝

那个年代的人其实是很少有机会出国的，但有一个人例外。

1859年，常年征战在外的河南籍将领袁甲三给老家邮回了一封信，报告他率领的军队打败了北方农民起义军（捻军）即将凯旋的消息。家里人接到信的这一天，家族中的一位男婴出生了。

有人衔着石头出生（贾宝玉），有人干脆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但袁家这个孩子似乎是上天派来的一位送作战捷报的使者，于是大家都很高兴，认为这个男孩长大后会很不简单。

现在看来，这其实只是一种很平常的巧合。比如某天你突然在路上大叫一声，回家翻翻皇历发现这天正好立春，你总不能说这春就是被你叫出来的吧？但是对于袁家人来说，这毕竟是个好兆头，他们激动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男孩是袁甲三亲哥哥的孙子，也就是袁甲三的侄孙，家谱排名“世”字辈，家族人就借这个吉兆给他取名为“凯”。

没多久，袁世凯就被过继到他叔叔袁保庆家做儿子。这个袁保庆曾是袁甲三麾下的一名大将，退伍后担任江宁盐法道（副部级高官），主要工作是掌管南京地区食盐的生产和销售。袁保庆对袁世凯的期望也是很高的，做官之余，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监督小袁好好读书，以便将来走科举正途，考取功名，对得起他出生时的那个好兆头。

可惜袁世凯似乎天生就不是块学习文化知识的料，他曾鼓起勇气参

加两次科考，而且是最基本的乡试，结果都名落孙山，令袁家人很没面子。

大家责备，袁世凯也很懊恼，但他接下来的动作不是准备第三次考试，而是把所有的课本和复习资料找出来——一把火烧了。这个举动意味着他永远告别了高考（科举），打死也不再考公务员。他边烧边声明：我今后要立志去当兵打仗，弃文从武！（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邪！）

对于袁世凯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而他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秘密很快就会揭晓。

这时候养父已经去世了，于是他从上海千里迢迢去山东投奔了一个人——吴长庆。作为袁保庆生前的结拜兄弟，吴长庆收留了袁世凯，让他在自己身边做了一个军队里的参谋（幕僚）。这一年是1881年，袁世凯已经22岁了。跟我们如今大学本科毕业生一样，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职场新人袁世凯很快要出一趟远门，而且很远，是去——朝鲜。

提到朝鲜这个国家我们比较熟悉了。2012年朝鲜央视曾发布一个报告，说全世界人民生活幸福度排名最高的，第一是中国，第二是朝鲜。

所以，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这“哥俩好”之间源远流长的关系史。

在明朝，朝鲜即为朝鲜半岛，是大明帝国的藩属国。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对明作战失败，缺少银两，就先易后难，派大将阿敏攻下了朝鲜（打朝鲜不用攻山海关），从此朝鲜成为八旗军的后勤供应基地，粮食可能不管饱，但人参随便拿。你想没事就喝个参汤的军队打仗有多猛。就这样，八旗一边流鼻血一边砍敌人，一路杀进山海关。大清建立后，朝鲜自然而然沦为大清藩属国（虽然他们一直很想念明朝）。

所谓藩属国，有点类似于被老大保护的老二的意思。朝鲜只有“国王”，而没有“皇帝”，因为他们的“皇帝”就是大清皇帝，使用的年号也是大清的年号。而朝鲜国王在级别上只相当于大清国的亲王。由于这个原因，朝鲜国王的王宫和老百姓的民居都必须修得比清国的矮小。

我们知道如今大韩民国的国旗是太极旗，实际上当年朝鲜人设计国

旗时，清国依据自己的国旗是黄龙旗，给朝鲜的指导方案是蟒旗（蟒是一种在地上爬的龙）。朝鲜人终于有想法了：大家都是做龙的，你们在天上飞，我们在地上爬，这版本差得也太大了吧，于是就改成了太极旗。

顺便说一句，当时大清的藩属国并不只有朝鲜，除了北面的沙俄和东面的日本，与清国相邻的国家几乎全是它的藩属国，从南到西还有：安南（越南）、缅甸、暹罗（泰国）、苏禄（菲律宾）、南掌（老挝）、尼泊尔、锡金、不丹……这是一种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即使在1840年以后，这些国家被西方强国占领，沦为殖民地，但它们仍然恭敬天朝，坚持向清国进贡。

朝鲜在当时就比较穷（可能与当年皇太极抢得太狠有关），当时他们的一品大员出门也是有车的，不过，是一种十分轻便和省油的车——独轮车。这种待遇，也就跟当时清国东北地区回娘家的小媳妇一个级别。而朝鲜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军队，他们一直指望大清解决国防，干脆就省了军费。

对于朝鲜来说，除了穷，其实这也是没办法。大清太强大，东北又是清朝廷的“龙兴之地”，清国从来就不允许朝鲜拥有能够威胁到龙脉安全的军事实力，所以朝鲜也就不要有什么军队。

大家都知道，穷则思变，还有一句话叫“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事实证明朝鲜这个“小弟”当得极不安稳。后来他们发现另一个邻居——日本渐渐有了新老大的风范，而日本也一直注意培养在朝鲜的势力，比如朝鲜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就是跟日本签的，于是朝鲜朝廷内部迅速分化成两派。

一派比较守旧，坚持亲近天朝——清国，认为永远跟着大哥走，永远有馍吃，他们因此被称作事大党（“以小事大”，出自《孟子》），也就是实际上的亲华派；另一派偷偷摸摸接受日本人给的好处，认为跟着这个大哥混不仅有馍吃，说不定还能喝上紫菜蛋花汤，他们自认为比较开化，因此被称作开化党（亲日派）。

不难发现，事大党和开化党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属于见面就

问候你亲妈、转身就飞起一脚的那种，所以他们当时是带着板砖去上班的（有史料记录）。王宫里一言不合就开始拍砖，抄起家伙打破头的事情每隔两三年就要来一次。正是在袁世凯同学找到工作的第二年（1882年），矛盾又爆发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朝鲜首都汉城（今首尔），被事大党挑唆的百姓活活打死了十几名日本人，然后他们闯入日本公使馆，见人就砍，几名日本使馆工作人员做了刀下之鬼。而开化党也不是好惹的，在日本从国内派兵支持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反击。于是全国一片混乱，到处打砸抢烧，还有一群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煽风点火，影响社会稳定，此事不得不惊动天朝。为了维护藩属国政局的稳定，并不让亲日派掌权，清国立即派出了军队前去平息。而统率这支军队的，正是吴长庆。

工作不满一年正浑身是劲的袁世凯跟着吴长庆进入朝鲜了。吴长庆带来了三个营的兵力，一进入朝鲜，吴长庆就把其中一个营的兵力临时交给了袁世凯，命令袁世凯带着士兵往前冲。实事求是地说，吴长庆的意思不是让袁世凯去送死，而是有意让他建功立业，将来好升官。

袁世凯当然也能理解吴长庆的良苦用心。第一次带领一个营的兵力，他没有丝毫的畏惧，甚至比吃了高丽参还要兴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以实际行动，令吴长庆都感受到他的可怕，而这一切也将奠定他一生事业的基础。

袁世凯，你放弃了科举，投笔从戎；你不在国内好好待着，却跑到朝鲜来折腾，这正是走自己的路。

杀人立威，袁世凯初露峥嵘

袁世凯回报给吴长庆的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当时清国军队镇压农民起义虽然有“两把刷子”，但纪律一直不怎么好。对于天朝来的军队，当时朝鲜的百姓是夹道欢迎，热情款待“王师”，有用石锅拌饭的，有做一碗冷面的，也有送几个煮鸡蛋的。但清兵们的

表现实在配得上《疯狂的石头》里的一句台词：什么素质啊？

他们大摇大摆地侵入平常百姓家，抢走财物强奸妇女，令吴长庆无比头疼。

袁世凯认为打仗之前必须整顿纪律。于是他向吴长庆报告：“大帅，我已经处罚了几名带头闹事的士兵，请您前往视察。”

吴长庆赞许地朝袁世凯点点头，觉得袁世凯还是有作为一个将领的才能的。为了更好地训斥这些闹事的士兵，吴长庆边走边打好了腹稿，准备发表一篇既措辞严厉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训话，让这些士兵做出深刻检讨，以维护军纪。

他跟着袁世凯来到关押的地点，门推开，吴长庆的笑容凝固了，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训话已经没有必要了。

因为死人是听不见的。

只见黑屋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七颗人头。

原来袁世凯要吴长庆来看的不是活人，而是人头。在抓住这些闹事士兵后，他既没有请示也没有报告，就自作主张把他们全砍头了。而且，袁世凯杀的并不是自己那个营的士兵，是另外两个营的人。

吴长庆突然感到不寒而栗，待在那里足足十分钟。所谓杀鸡吓猴、杀人立威这种事他也懂，但一口气切瓜砍菜似的砍下七颗战友的人头，并且还没闹出乱子，足见袁世凯的不简单啊。

其实吴长庆不知道的是，早在出国之前，袁世凯就向周围人抱怨：“吴叔身为军中主帅，却只会一贯温文尔雅像个书生，满足于‘儒将’之名，不敢杀人，也不敢以杀止杀，你们有什么打算？反正我是准备从朝鲜回来之后，就要离开这里了！”

吴长庆最终没有说什么，而袁世凯经此一杀，在军中威望立升。在接下来的作战中，他身先士卒，以亡命之徒的打法冲在队伍的前面，而士兵们也跟着他全力向前冲锋，格杀敌人。最后在吴长庆的大军增援下，袁军平息了朝鲜宫中混乱，清国势力重新掌控朝鲜王宫，日本人和开化党的领袖被赶出汉城，吴长庆的军队留驻朝鲜，清国仍然保有对朝鲜的